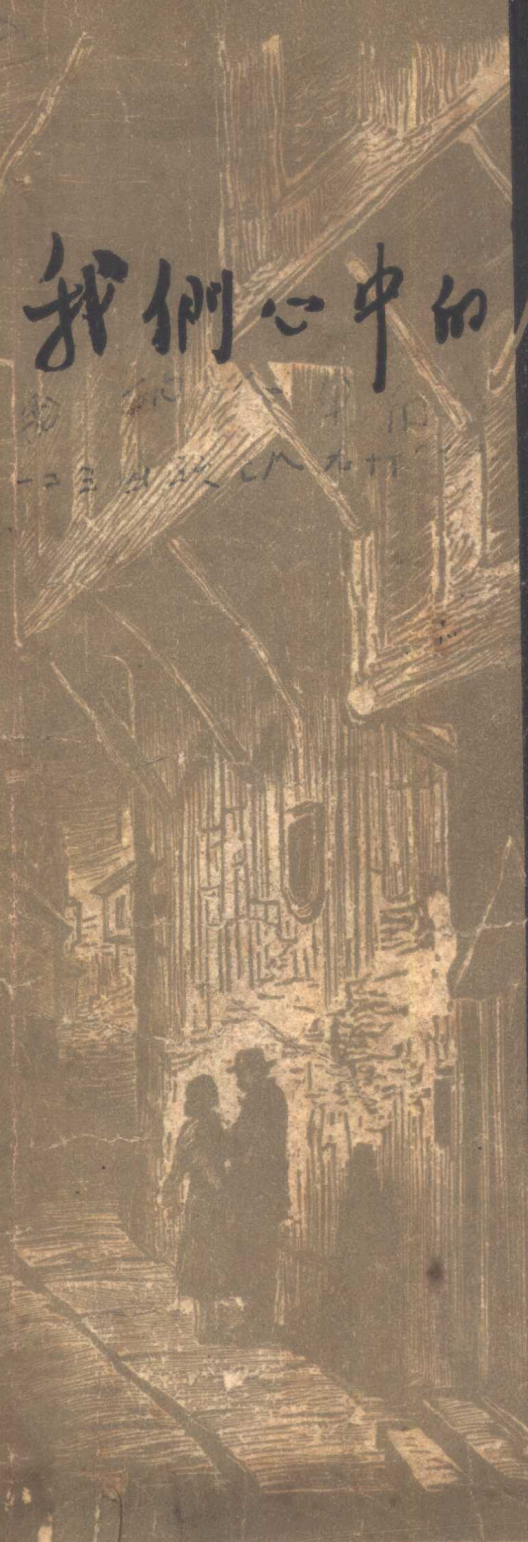


我們心中的魔鬼

第一集
一九三四年八月



魔鬼

新刊一

我們心中的魔鬼

[土耳其]薩巴哈欽·阿里著

軾光譯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САБАХАТТИН АЛИ
ДЬЯВОЛ ВНУТРИ НАС

据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五年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55) 版译出,
俄译者为 Р. ФИШ.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57号

北京市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册数 818 字数 197,000 开本 850×1163 毫米 $\frac{1}{32}$ 印张 8 $\frac{13}{16}$ 插页 2

1968年3月北京第1版 1958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2703册

定价 (6) 0.85 元

近午，从卡的克依^①开往哈拉兹桥^②的輪船的甲板上，有两个青年人在談話。靠近船舷坐着的那一个，胖胖的，白淨面皮，長着一头濃密蓬松的褐色頭髮。他那对在角質鏡框的眼鏡后面的褐色近視眼好像半閉着，眼光慢慢地溜过他周圍的东西：时而停留在交談者的臉上；时而停留在浴在陽光下的博斯普魯斯海峡廣闊的海面上。他那綰硬直的長髮时常从滑到后腦勺去的帽子下面露出来，搭在眉毛上，遮住了眼鏡的一塊鏡片。他說話很快，說話时常常流露出溫婉的微笑。

和他談話的是一个瘦弱的青年，面孔蒼白，目光犀利，有一双神經質的不断动来动去的手。他們倆都是中等身材。从外表看，年齡都超不过二十五岁。

“当历史学家向她提問題时，我極力忍住了笑。”褐色頭髮的青年眼睛盯着海面說道，“她茫然失措，东張西望地似乎想請人帮助。我知道，她对提綱連一眼也沒瞧过。唔，我想，当时教授也

① 不勒格依——伊斯坦堡的一个区，在黑海的亚洲海岸上。伊斯坦堡地跨欧亚，以博斯普魯斯海峡和黑海为分界綫；金角灣又把伊斯坦堡的欧洲部分分为兩部份：別阿格魯区和旧城（原来的伊斯坦堡）。——俄譯本註。
② 哈拉兹桥——橫跨金角灣的兩座大桥之一。——俄譯本註。

清清楚楚地知道。但是那时候，我發現烏美黛在她背后对教授使眼色，裝出恳求的眼光。怎么办呢？当然，結果就像烏美黛所希望的那样。历史学家提了几个鸡毛蒜皮的問題，自己作了解答后，就把她放过了。”

“教授热烈地爱上了烏美黛嗎？”

“他哪个姑娘都爱，只要是長得稍为漂亮一点……啊，我真討厭这种生活！”褐色頭髮的青年拍了一下朋友的膝蓋，突然叫了起来。之后，他又帶着一种好像和他剛才講的故事有关的神色說：“什么都叫人厭煩：大学，教授，功課，同学……特別是姑娘們。一切都使人討厭，令人作嘔。”

他沉默了一会兒，整了整眼鏡，又繼續說：

“我什么也不想要，什么也不使我感兴趣。我觉得我一天天地越来越变得消沉、懶散，並且安於这种消沉和懶散。也許，再过些时候，我的感情会变得極端冷淡，連無聊也感覺不出了。我知道——每个人都应当做点什么事情。可是要嘛就做值得做的事，要嘛什么也别做。於是我想：我們能做什么呢？什么也不能！我們的世界已經存在了千百万年，但是人們最古老的創造物到現在却不超过兩千年，况且連这个数字也还是夸大了的。前天，我和我們的哲学教授談話，我开始很严肃地談，講到研究生存的意义，但是他不能回答我为什么我們生到这世界上来。他开始宣揚創造的喜悅，說什麼生活本身就有意義。嘿，这完全是扯淡！什么是創造？依我看來，創造就是从無到有。然而，我們中間最聰明的人的腦袋也不过是一个前人知識和經驗的儲藏室而已。賦予早就熟悉的东西一种稍为新一點的形式，就把它拋到市場上去，这也叫做創造嗎？！我簡直不懂，这种滑稽可笑的消遣怎能使人滿足？整整一生坐在書桌旁，为的是創作一部作

品，可是最多不过五十年光景，这部作品就在圖書館書架上的什么地方爛掉了，大約五百年以后，甚至连書名也被遺忘了。再不然，一輩子在粘土上辛辛苦苦地下功夫，用雕刻刀雕刻一塊大理石，为的是五百年后人們把你那缺腿断胳膊的雕像陈列在某一个博物院里……老天爷啊，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最愚蠢的工作。特别是当我想到天上那些星星，它們的光輝在五千年后才能达到我們这里的时候……我認为我們真正能够做到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死亡，”他帶着教訓的口吻說，“不錯，只有这个我們才能做到，並且也只有这样才能表示我們行动的意志。你要問，为什么我自己不这样做呢？可是要知道我已对你說過：最可怕的感情麻木支配了我。懶惰！我只是按照慣性在生活。”

他張口打了一个大呵欠，伸了伸腿。一个坐在他对面上的上了年紀的男人，手里拿着阿尔明尼亞報紙，無意中听到了他的話，身子蹣縮了一下，向他斜視了一眼。这位青年人的交談者心不在焉地向兩边眺望，彷彿这种話已听过千百次了，他时而动动眉毛，想集中思想，时而又喃喃自語，不知道說些什么。当他的同伴結束了自己的講演时，他帶着意味深長的微笑問道：

“喂，阿梅尔，你有錢嗎？今晚去喝一杯倒真不坏。”

“沒有錢，但是我們可以向誰騙一些来，”阿梅尔帶着一副飽經世故的神气回答說，这神气和他自作聰明的哲学是很不相称的。“如果我去办公室溜一趟，問題就很簡單了。但是我不想到那兒去。”

朋友搖搖頭說：

“难道就这样懶嗎？不久就要撤你的职了，現在到处都在找借口辞退在大学念書的職員，邮局更是如此。要知道，邮局的时间是特別寶貴的，至少应当是寶貴的……”他大笑起来，“現在弄

清楚为什么从別亞吉特到埃米略里^①的信要走四十八小时了。这都要感謝那些像你这样勤懇的邮局職員！”

“信件跟我毫無关系，”阿梅尔心平气和地反駁說，“我的工作会是會計，从早到晚就是在数目字上打轉，晚上有时还得帮帮出納員的忙。——哎，我亲爱的尼哈特，算錢是一件愉快的事嗎？”

“一般說来，錢是一种有趣的玩意兒，”尼哈特突然兴奋起来，紧接着說，“我常常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里拉^②，放在桌子面前，久久地看着它。它一点特殊的地方也沒有：几根精致的交叉線條，完全和我們在学校里圖画課上画的一样，只不过更纖細些，更錯綜复杂些罢了；还有一个圖案，兩短行字和兩三个签署。如果向里拉凑近些，油脂和骯髒的气味就直冲鼻子，可是，我的朋友，只要想想這張髒鈔票有多么大的力量呀！”他閉起眼睛。“比方說，一种無边的煩惱突然向你襲来，生活显得毫無意义，失去了它的光彩。你开始胡說那些类似你的哲学一样的玄妙莫測的謔語。后来，这种哲学也使你厭煩了，連动动舌头，你也不願意了。你觉得無論誰和無論什么都不能使你感到兴趣，使你激动。一切都在压抑着你，叫你生气，甚至天气也是这样，时而太热，时而又太冷或陰沉。行人以白癡的眼光看着你的臉，像綿羊看着一束稻草似地伸出舌头，接着又向前赶去忙自己的事情。你凝神沉思，想分析一下自己可憎的心理状态，但仍然摸不透这人类精神的莫測之謎。於是，你抓住書中讀过的‘抑郁状态’这几个字，因为我們大家都立意要給自己的痼疾起个名字，不管这痼疾

① 別亞吉特和埃米略里——伊斯坦堡的兩個区。——俄譯本註。

② 里拉——和后面提到的庫魯士都是土耳其貨幣。一百个庫魯士折合一个里拉。

是精神的还是肉体的，如果做不到这点，我們就会感到不能了然於心。假若人們沒有給一切都命名的需要，那么医生都要餓死了。当你像抓到一个救命圈一样抓到了‘抑郁状态’这几个字，在你那無边苦海的意志波濤中浮沉时，突然在你面前出現了一个闊別多日的老朋友，一看到他华丽的衣着，你馬上就想起自己袋中連一个庫魯士也沒有。於是，如果你运气好的話，就向这不期而遇的朋友借到兩三个里拉，这时，馬上就發生了奇蹟，心情一下子輕松了，心里突然明亮起来，好像一陣疾風卷走了心中所有陰暗的愁云。煩惱消失得無影無踪。你心滿意足地环顧四周的一切，寻找可以閒聊的人，这样，亲爱的，兩張齜齜的鈔票使你得到了靠一堆書本和長久思考所不能得到的东西。的确，自尊心使你不願意承認这一点：这几文錢就把你弄得神魂顛倒。你想把自己心情的变化說成是由於陰霾天气的变化，是由於吹拂着你后腦的涼風，是由於正在那时浮現在你腦中的幸福的思想，但是，咱們倆說句私房話吧，这一切恰好正相反，正是由於你現在口袋中的兩三个里拉你才会注意到涼爽的微風，你才能理智地思想……起来吧，朋友，我們已經到碼頭了。有朝一日我們將成为瘋子或者世界的主宰，現在我們还是想法搞一些錢，好在晚上去干它几杯来庆祝我們光輝的未来吧……”

21

尼哈特

尼哈特本来想走，可是看到朋友沒有动，就把手搭到他肩膀上，朋友顫动了一下，但是沒有轉过身来。尼哈特以为阿梅尔瞌睡了，瞅了一下他的臉，發現阿梅尔正特別感興趣地盯着对面一

奈長板凳出神，忘記了周圍的一切。尼哈特環顧四周，尋找是什麼東西使他的朋友這樣着迷，可是看不出有什麼了不起的東西，於是又重新搖了搖阿梅爾的肩膀：

“走吧！够了。”

阿梅爾仍然一語不發，只是不滿地皺了皺眉頭。

“出了什麼事？你在看哪兒？”

阿梅爾最後終於回過頭來，簡短地說道：

“坐下，別出聲！”

尼哈特服從了。乘客們從自己的位置上站了起來，向出口處走去。他們擋住了對面的長凳，阿梅爾为了不中斷自己的觀察，伸長了脖子，時而歪向右边，時而歪向左边。尼哈特忍不住了，用肘推他道：

“我討厭你這個樣子。跟我說，你在盯哪兒？”

阿梅爾緩緩地回過頭來。

“那里坐着一位姑娘，你看見沒有？”他用這樣一種聲調說，彷彿通知一樁不可挽救的不幸似的。

“沒看見，這又有什麼呢？”

“直到現在我還從來沒見過她。”

“你在胡說些什麼？！”

“我說，我從來還沒見過這樣的美人兒。”

尼哈特不高興地皺了皺眉頭，重新站起來說：

“雖然你有人人稱讚的智慧和漂亮的言辭，但你永遠也不會是一個正經人。”

他諷刺地用嘴角笑了笑，冷漠地走向出口處。阿梅爾也站了起來，蹣起腳尖，伸長脖子，重新朝人叢中看。之後，他走近尼哈特。

“她还坐着呢，”他看着朋友的臉說道，“別作声，听我說！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刻。預感从不欺騙我，已經發生了或將要發生一件什麼可怕的事情，我好像覺得早在我出生和開天辟地以前，我就認識這位姑娘了。這怎麼對你解釋呢？難道為了要使你懂得我的意思我一定要這樣說嗎：‘我像瘋子一樣對她一見傾心，我完了，死了，燒盡了。’但是最奇怪的是，除了這些話，我再也沒有什麼可說的了。我甚至感到奇怪，我現在還能和你說話。現在對我說來，離開她度過的每一分鐘就等於是死亡。你別感到驚訝，剛才我把它捧上九霄的那個死亡，現在對我又好像是可怕的了。為什麼？我怎麼知道？並且我也不想對你解釋，那又有什麼意思呢？但是我請求你，別自作聰明，只是別自作聰明！最好告訴我一下我怎麼辦。我的處境是可怕的。如果我現在失去了這個姑娘，我的整個一生都將用來去尋找她，可是要知道這些時刻也不是無窮無盡地繼續下去的喲……哎，我在胡說些什麼！可是這的確是真的，我再永遠也見不到她了嗎？我不能想像更慘的悲劇，但是，不幸得很，十之八九，結果就會是這樣。你只要想想，現在我還不能想像她的容貌呢。但我確信，在我心靈深處從上古以來就有了她那清晰的浮雕似的形像。即使我閉上眼睛，混在人羣里，一種不可思議的力量仍然會將我引向她的。”

阿梅爾像連珠炮一樣發表了這篇冗長的演說後，真的閉上了眼睛，抓住了尼哈特的手，走了幾步。他的手好像一個笨拙的畫匠的手一樣顫抖着。尼哈特詫異地瞧了瞧他的臉，雖然他已經習慣了他朋友的各種各樣的瘋狂行為，但是這樣強烈的激動還是使他感到驚訝。

“你真是個怪傢伙！”他只能這樣說。

阿梅尔湿润的手更紧地握住他的指头：

“你瞧！你瞧！她还在那儿！”

尼哈特回过头来，看见一位黑髮姑娘，坐在空板凳上，还有一位上了年紀的胖女人和她一起；她們正在談着什么。尼哈特看見姑娘手里拿着一夾乐譜。她——鬚曲的鬢髮，纖纖的素頸——面向女伴，嫵媚地低着头。尼哈特听不清她們在談什么，可是从姑娘下巴的表情看来，知道她有坚强的意志。姑娘时而帶着一般人採取最后决定的神态沉默不語，时而又吐露几句，彷彿在宣佈自己的决定。她的眼光严肃而坦率，她的一切都說明了她的純朴和自然。她的手从容不迫地放到包了漆布的長板凳上去的时候，可以看得見那纖細而白皙的手指。

尼哈特把姑娘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然后把眼光轉过去看自己的朋友，好像在問他：“唔！你在她身上看見了什么特別的东西？”

“別作声！”阿梅尔像是睡夢初醒，声音嘶啞地嘟囔說，“瞧你这副嘴臉，就知道你又要說傻話了，可是我已經决定，我馬上就要到她那兒去，抓住她的手，还……”他頓住了，想了想又接着說，“可能还要跟她談些什么呢，也許她先对我开口。她立刻会認出我来的，一定是这样，要是她認出来了，那她决不会掩飾这个。你高兴的話，咱們一塊去，你站在后边听我們談些什么，和开天辟地以前相識的姑娘談話，不管怎样也應該是件了不起的事啦！”

他拉了一下尼哈特的衣袖，可是尼哈特甩开了手。

“你想丢丑还是怎么着？”

“丢什么丑？”

“她立刻会喊警察来，用不着多想，警察就会把你这个色情狂帶到局里去。你真以为你那滿腦袋的糊塗东西在世界上真的

存在嗎!?難道你就永遠學不會用一個正常人的眼光來觀察自己,觀察周圍的人?!難道你一生都要掩耳盜鈴,追求那吉訶德式的幻境,追求那世界上沒有的、你自己杜撰出來的幻想?難道你明知我們人世間的一切都是這樣的平凡,却偏要從自己和別人那里期待什麼奇蹟?一分鐘以前你還斷言,世界上什麼也改變不了你,而現在呢,你却打算去做那只有最輕佻的人才做得出來的事,你和情場中最庸俗的人又有什麼區別?我真不明白!”

“你馬上就會明白!”阿梅爾帶着自尊心受了侮辱的表情回答。“像你這樣頭腦簡單的人永遠也不能理解這種複雜微妙的關係。你在這兒等着瞧吧!”

他向姑娘走去,尼哈特不由自主地轉過身去,望着海面,開始等着他出洋相。

阿梅爾慢慢地走近這位陌生的姑娘,目不轉睛地盯着她的臉,驀地他好像從酣夢中驚醒過來一樣,顫抖了一下。

“阿梅爾!”一個婦人的聲音飛向他的耳際,“你好?你上哪兒去啦?”

他轉過臉來,看見了坐在姑娘身旁的一位上了年紀的婦人,這是他的一位遠親艾珉尼太太。

“你怎么啦,我的親愛的,你一直往我們這邊看,倒沒看見我嗎?”艾珉尼太太又接着說下去,“我坐在這兒正在想:他馬上會過來的,可是你還是在晃來晃去沒有來。我們走吧,要不然船要把我們送回去了。”

婦女們站了起來。

“哎喲!我怎么知道是您呵?姑媽,”阿梅爾很窘,開始含糊其辭地辯解說,“老是有課,又要上班,簡直抽不出時間來。況且您也很了解我,不會因此而見怪的吧。”

艾珉尼姑母笑开了。

“我哪兒会见怪於你呵！我的好朋友！对一个一年到头連媽媽也不写一封信的人还有什么可指望呢！得了！既然碰見了，就談談你都干些什么吧！”

“一切照旧，”阿梅尔說，目不轉睛地瞧着艾珉尼姑母的女伴。“没有什么新的。”

他們上了桥，向旧城走去。

阿梅尔瞟了一眼姑母肥胖的后腦勺，突然和姑娘的視線相遇。整个这段时间里，她是一直沒吭声的。她久久地、目不轉睛地打量着他，好像尽力回忆什么，然后才扭过臉去。阿梅尔还看了一会兒她眼睛下面睫毛的陰影，之后，他帶着疑問的神情瞧了瞧姑母。

“呵！对了！难道你認不出她了？”艾珉尼忽然想起来，她差一点把应尽的禮貌給忘了，所有久居在伊斯坦堡的安那托里人都是喜欢卖弄这种禮节的，“你們是認識的，咱們倒要瞧瞧，你还想得起瑪德尔絮不？你可知道，她就是你母亲的舅舅的孫女兒。真的，你离开巴勒克西尔的时候，她还只有这么大。她已經在我这兒住了半年，在学鋼琴，就上这种学校……”

阿梅尔朝瑪德尔絮轉过身来。

“我在音乐学院上学，”她和他握握手說。

阿梅尔絞尽腦汁，想从現在住在伊斯坦堡、巴勒克西尔和其他許多城市的許多亲戚中記起自己母亲的舅父和他的孙女。他又瞅了艾珉尼一眼，發現她有点不安。姑母給他使了个眼色，显然这眼色意味着：“当着她的面別談这些事！”他为好奇心所驅使向艾珉尼弯下身子，她很快地向他耳語了几句：

“別做声！連問也別問我們出了什么事！上我家来，我給你

講。”

她意味深長地瞧了姑娘一眼，阿梅尔在她的眼光里看出忐忑不安和憐憫的神情。

“这可憐的孩子还一点兒都不知道呢，”姑母悄悄地說，“我怎么也拿不定主意是否告訴她，一个星期以前，她的父亲死了，我簡直不知道該怎么办才好。”

阿梅尔突然感到心中撩起一种似乎是高兴的感觉，但立刻又觉得受到良心严厉的譴責。“因为她父亲的死对自己有利，於是就高兴起来，这是可恥的。”阿梅尔私下考虑着，“可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打算，而这种打算和道德是毫不相干的，这种打算对各种事件都有它自己的評價，而且事实上总是它佔上風。”

姑母却以为他的沉默是由於深切哀悼亲人的去世呢。

“上我們那兒去吧，”她又悄悄地說了一句，“我全都告訴你，說起来話長呢……”

他們走近了埃米略电車站，在那兒艾珉尼姑母和瑪德爾絮同阿梅尔分了手。年青人久久地望着她們的背影，下意識地等待着她們轉过头来，可是她一眼也沒有回看。她那匀称纖細的身姿，穿着矮跟便鞋，迈着輕盈的步伐，真像是飄然过市，后来，她跳上电車的踏板向艾珉尼姑母揮了揮手。

阿梅尔的眼睛一直跟着她，不知誰的一只沉重的大手落在他肩膀上，他驀地一跳，原来是尼哈特站在后面，帶着一副恫吓的神气等他解釋是怎么回事呢。

“老弟，你真是個机灵鬼。”他見阿梅尔不打算开口，就自己說了，“你在船上向她們走过去的时候，我为了不看你出洋相，就轉过身去。过了一会兒，我回头一看，你們已經不在了，后来我瞧見你們在桥上随随便便地說話，於是我就过来找你們。这么

說，这个姑娘原来是那一路貨？老太婆的样子也的确完全像是幹这一行的。”

阿梅尔冷笑了一声：

“狗嘴里当然吐不出象牙来，你的腦子就懂得那一套，当你还没有想出那老一套解釋的时候，你那个笨腦袋是不会安静的，‘他和这女人一面不相識，就走到她跟前和她說話，而她竟沒有喊警察来，这岂不是說，她是“那一路貨”！’簡單明了，生活里是不会有什麼奇蹟的，全都半斤八兩，如此而已。”

他敲了一下尼哈特的額际說：

“我宁願完全不要腦袋，也比你这种淺薄的腦袋强，一点兒想像力也沒有！”

“好吧，亲爱的，”尼哈特不管朋友的諷刺，反駁道，“那么像刚才那样究竟算是怎么回事呢？你还没有走到她跟前，她就嚷起来了：‘哎呀！你是从哪兒鑽出来的，我的前生就註定了的未婚夫呀！’——於是她就投入了你的怀抱。就算事情是这样，可我說什麼也不相信，这位胖太太对你們神祕的相識，会这么沉得住气。”

“我們原来是亲戚，我的朋友！”阿梅尔說，好像談一件絕大的秘密似的：“我除了姑娘以外，什麼也沒看見，可是和她並排坐的原来是我的鼎鼎大名的艾珉尼姑媽，姑娘是她的一位远房亲戚，名叫瑪德尔絮，在音乐学院學習，——一个礼拜以前她的父亲死了，可是她还不知道这件事呢。”

尼哈特摇摇头：

“願上帝保佑活着的人們！”然后向阿梅尔投以嘲笑的一瞥，“那么說，这是一种玄妙莫测的相識？咳！我的孩子，你越是想多發現超凡的現象，生活就越会让你碰到更多的平凡的事物，我

耽心这样会继续到你的末日，一直到你离开这个世界，也干不出什么惊人的事情来。我的天！真笑死人！还在开天辟地以前就和你認識的那位姑娘，原来是你的亲戚。也許，你們小时候在一塊玩过，而在你記憶的一角还保留着她的面容；可是你的腦筋只有在40度的高温中才能开动，因此，一切就会很快地籠上一層十分神祕的迷霧，你真是個丑角，就是这样！”

阿梅尔点了点头。

“的确，我們的相識是最平凡的，可是我的感情却正像我就你說过的那样。我确信，有个不由我們作主的东西把我和她連系在一起，你瞧着吧，現在我要經常到艾珉尼姑母家去串門了。”

尼哈特哈哈大笑起来：

“这种离奇的热情，結果是兩個亲戚的相爱。是不是？而你將來就会成为世界上唯一的一位以誘惑自己的表妹而著名的青年人。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願上帝降福給你們。”

阿梅尔一声不响，於是換了另外一个話題，兩個朋友一边商量今晚到哪兒去喝酒，一边向別亞吉特快步走去。

3

不能說瑪德爾絮一點兒都沒有看出近来艾珉尼姑母家里对她有些異样。她認為这是不祥的征兆，但是無論她想跟誰談談，給她的回答总是这样：“哪兒的話，我亲爱的！我們没有什么可隱瞞的！你白白操心了。”

有好几次，艾珉尼姑母像要說什么，走近了姑娘，但是隨便說了些什么又很快地走开了。瑪德爾絮和艾珉尼姑母的女兒謝